

河北南和方言“阴平上”三调类系统

任佳乐

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天津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1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15日

摘要

本文以河北省邢台市南和方言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两位老年发音人的语音进行田野调查和实验语音学分析, 考察了其单字调系统。研究发现, 南和方言现已形成较为稳定的三调类系统: 阴平与上声合并为一个中平调(男性调值为33, 女性为44); 阳平为一个降调(男性41, 女性51); 去声为一个曲折调(男性212, 女性323)。研究还指出, 与县志记载的五调系统(含入声)相比, 该方言的声调系统已显著简化, 古入声调已完全消失, 且没有喉塞音等韵尾残留。这一发现挑战了“邯新片方言保留入声”的传统认知, 为冀鲁官话与晋语过渡地带的方言演变研究提供了新的例证。

关键词

三调系统, 南和方言, 单字调, 声调简化, 入声消失

The Three-Tone Category System of “Yinping-Shang” in Nanhe Dialect of Hebei

Jiale R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Received: May 17, 2026; accepted: July 3, 2026; published: July 15, 2026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Nanhe dialect of Xingtai, Hebei Province. Based on field recordings from two elderly native speakers, we analyze the monosyllabic tonal category of the dialect. The result shows that Nanhe dialect has developed into a relatively stable tri-tone categories: *Yinping* and *Shangsheng* categories have merged, both realized as mid level tone (with a pitch value of 33 for male speakers and 44 for female speakers); *Yangping* is realized as a high falling tone (41 for males,

51 for females); and *Qusheng* as a falling rising tone (212 for males, 323 for females). Compared with the five-tone categories recorded in the Nanhe County Gazetteer, the monosyllabic tonal category of Nanhe dialect has clearly undergone simplification. The entering tone has disappeared completely, with no entering-tone codas remaining. This finding challenges the conventional view that dialects in the Han-Xin area preserve entering tones, and provides new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tonal evolution in the transitional zone between Ji-Lu Mandarin and Jin dialects.

Keywords

Tri-Tone Category, Nanhe Dialect, Monosyllabic Tone, Tone Simplification, Entering Tone Los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南和县地处河北省中南部、邢台市东北部，地处于晋语邯新片与冀鲁官话邢衡小片的方言过渡地带，其方言系统兼具晋语与冀鲁官话的双重属性，因此在汉语方言分区和声调演变研究中具有较高价值。汉语方言分区的核心标准之一是入声的存失：晋语以保留独立入声调为核心判定依据，冀鲁官话则以入声归派舒声、无独立入声调为典型特征(王福堂，2005) [1]。关于南和方言的归属及声调系统，学界有不同认识：《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 [2]依据初期调查结果，将南和方言划入冀鲁官话邢衡小片，根本依据在于当时语音调查发现南和方言古清入声字多归入阴平，少数归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不再作为独立的调类，因此符合冀鲁官话的特点；但2005年刘淑学先生根据调查发现南和方言里还有入声，指出应将南和方言划入晋语邯新片；事实上，方言过渡地带的特殊位置使南和方言的实际情况更为复杂[3]。本文结合传统田野调查与实验语音学方法，对南和方言的单字调系统进行录音，考察该方言的单字调系统，为学界所述南和方言分区提供实验证据，全面地呈现南和方言的调类系统及其演变特征。

2. 实验方法

2.1. 发音人

本次调查选取两位南和话老年发音人，一男一女，男65岁，女67岁，两位发音人均均为当地居民，出生并成长于该地区，并且发音人身体健康，无听力和发音障碍，在日常生活中大多使用南和话进行交流，方音纯正。

2.2. 实验字表

《南和县志 - 方言篇》[4]记录，南和方言有五个调类，阴平(44)，阳平(42)，上声(55)，去声(212)，入声(2)，为调查南和方言声调调类演变现状，即原声调格局是否保持不变或合并，我们根据古音韵来源，从四个舒声调类中各选10个例字，同时为了调查入声是否存留，另选10个来源古入声字作为例字，例字的选取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方言调查字表》[5]，具体选字见表1。

2.3. 实验程序

本实验语音材料收集采用 Saramonic 软件获取，录音在较为安静的环境下进行，正式录音前让发音人先熟悉语料，以确保读得比较自然。录音保存为 WAV 格式，单声道，采样率为 44,100 Hz，采样精

度为 16 bits。

Table 1. Example words of monosyllabic tone
表 1. 单字调例字

调类	例字
阴平	高开天飞抽专花山烟江
阳平	床唐平人文云门男娃胡
上声	古走好手草普打小姐脑
去声	正共大放坐近半醋右洞
入声	急竹曲出月入白读合舌

作者为南和方言母语者，采用传统田野调查以及 Praat 基频辅助法，对该方言的入声演变情况进行了系统听辨与分析[1]。调查发现：南和方言中的入声调已完全消失，古入声字大多并入舒声三调系统。具体归派规律如下：古全浊入声字多数派入阳平；古清入声字多数派入阴平与上声合并后的调类(即“阴平-上声合并类”)；古次浊入声字则部分并入去声，上述结果在后续实验结果中也会有详细介绍。

2.4. 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 Praat 语音分析软件对录音字表进行标注与基频提取[6]。首先，将 wav 格式的录音样本导入 Praat，标注时仅保留声调承载部分(元音)的调型段，去掉弯头段和降尾段以确保声调的准确性。随后，运行音高提取脚本，从每个已标注样本的调型段内等距提取 10 个基频测量点，对应时长 10%、20%、30%、40%、50%、60%、70%、80%、90%和 100%十个时刻的基频值。将提取的基频数据导入 Excel，剔除异常值和无效数据后，计算各测量点的算术平均值。为消除发音人年龄、性别等个体差异的潜在影响，对上述平均值采用石锋(1986)提出的 T 值法进行归一化处理[7]，将其转换为五度值，计算公式为：

$$T = 5 * (\lg X - \lg b) / (\lg a - \lg b)$$

其中， a 为调域上限基频值， b 为调域下限基频值， X 为测量点平均基频值。

3. 实验结果

实验测得发音人基频值和 T 值、声调格局以及单字调调值，具体结果见表 2~5 及图 1，图 2。

Table 2. Male speakers' F0 and T-values
表 2. 男性发音人基频值和 T 值

测量点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基频	T 值	基频	T 值	基频	T 值	基频	T 值
1	144.01	2.39	179.08	3.29	155.72	2.71	102.35	0.97
2	149.39	2.54	160.32	2.83	161.38	2.86	97.64	0.77
3	153.82	2.66	159.09	2.80	164.36	2.94	95.53	0.68
4	157.11	2.75	149.44	2.54	163.48	2.91	94.00	0.62
5	157.87	2.77	137.69	2.20	160.89	2.85	93.95	0.62
6	158.17	2.78	125.18	1.81	157.08	2.75	95.43	0.68
7	156.54	2.73	115.00	1.45	152.94	2.64	99.20	0.84

续表

8	154.21	2.67	105.16	1.08	147.53	2.49	107.31	1.17
9	150.63	2.57	98.25	0.80	141.26	2.31	116.82	1.52
10	144.29	2.40	90.98	0.48	132.19	2.03	119.57	1.62

Table 3. Monosyllabic tone values of male speakers
表 3. 男性发音人单字调调值

调类	调值
阴平	33
阳平	41
上声	33
去声	2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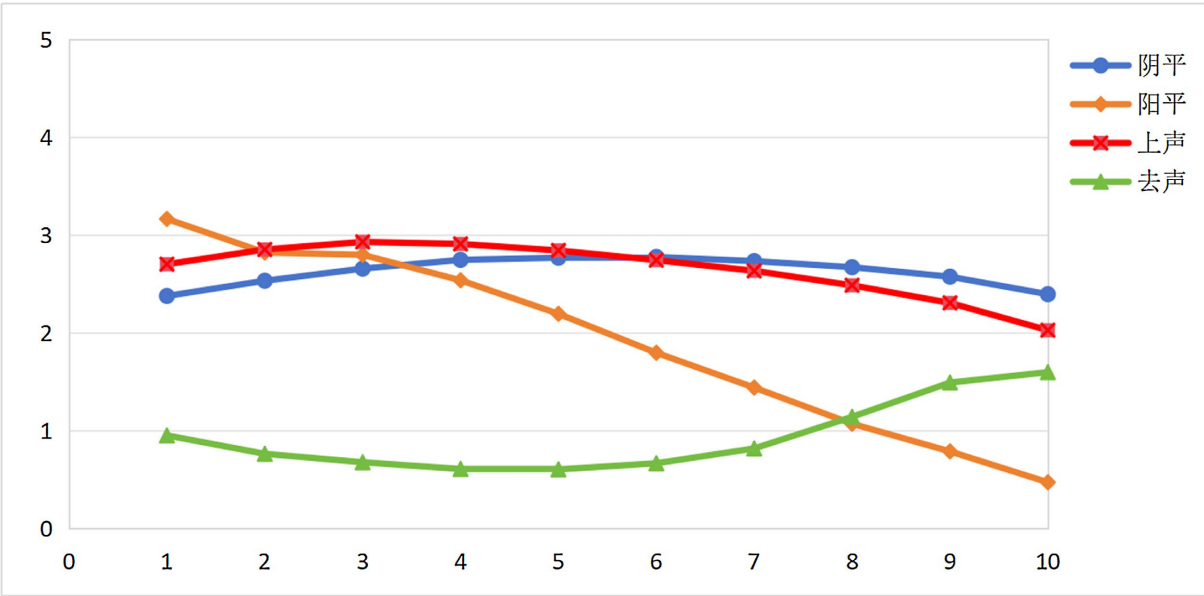


Figure 1. Tonal pattern of the Nanhe dialect (male speakers)
图 1. 男性发音人南和方言声调格局图

Table 4. Female speakers' F0 and T-values
表 4. 女性发音人基频值和 T 值

测量点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基频	T 值	基频	T 值	基频	T 值	基频	T 值
1	217.26	3.09	279.19	4.52	245.65	3.79	198.03	2.57
2	221.78	3.21	280.65	4.55	257.32	4.06	183.97	2.15
3	224.57	3.28	269.21	4.31	255.23	4.01	171.15	1.74
4	218.57	3.13	248.96	3.87	247.11	3.83	161.94	1.42
5	216.52	3.07	226.56	3.33	242.22	3.71	160.92	1.39
6	216.39	3.07	206.49	2.80	237.39	3.60	167.55	1.62

续表

7	214.65	3.03	184.85	2.17	235.24	3.55	179.59	2.01
8	210.98	2.93	165.80	1.56	230.59	3.43	193.22	2.43
9	207.17	2.82	150.59	1.01	220.73	3.18	199.96	2.62
10	202.90	2.70	136.91	0.47	215.36	3.04	193.44	2.43

Table 5. Monosyllabic tone values of female speakers
表 5. 女性发音人单字调调值

调类	调值
阴平	44
阳平	51
上声	44
去声	3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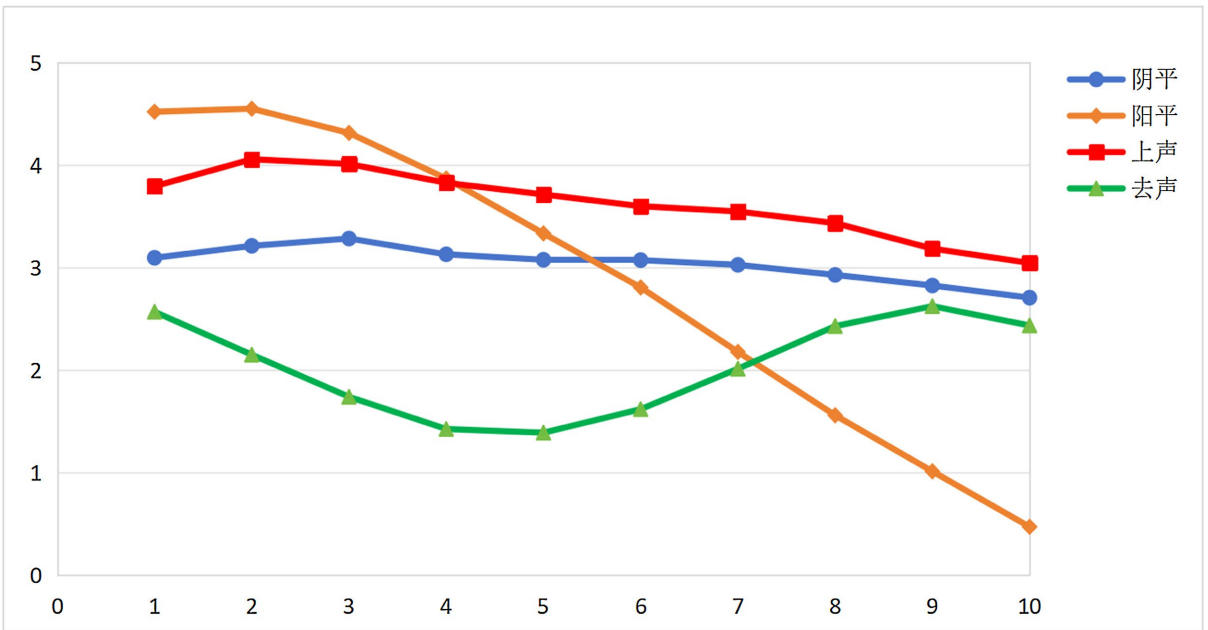


Figure 2. Tonal pattern of the Nanhe dialect (Female speakers)
图 2. 女性发音人南和方言声调格局图

3.1. 舒声调简化

根据以上调查可以看出,南和方言舒声调具有以下特征:在整个发音过程中,男性与女性发音人阴平与上声 T 值曲线变化趋势几乎一致,两类字的起点、终点均表现出较高的重合度,男性发音人阴平起点为 2.39,终点为 2.40;上声起点为 2.71,终点为 2.03;阴平与上声测量点全部位于第三区间,归一化后的调值均可概括为 33;女性发音人阴平起点为 3.09,终点为 2.70;上声起点为 3.79,终点为 3.04,归一化后的调值均可概括为 44。由此可见,南和方言中原本分别承载不同调值的阴平与上声,现已合并,共同构成一个中平调类。

男性发音人与女性发音人阳平均为高降调[8],调型整体表现为由高至低的下降趋势,起点较高,终

点较低。男性发音人阳平起点为 3.29，终点为 0.48，因此阳平的调值可以记为 41；女性发音人阳平起点为 4.52，终点为 0.47，因此阳平的调值可以记为 51。

男性发音人与女性发音人去声均为曲折调，先降后升，男性发音人去声起点为 0.97，终点为 1.62，中间测量点为(0.68, 0.62, 0.68)，所以去声调值可以记为 212；女性发音人去声起点为 2.57，终点为 2.43，中间测量点为(1.74, 1.39, 1.62)，所以去声调值可以记为 323。

3.2. 入声消失

首先，根据传统田野调查以及 Praat 基频辅助法，我们对该方言的入声演变情况进行了系统听辨与分析，发现古入声字大部分已经并入舒声三调系统，古全浊入声字多派入阳平，古清入声字多派入阴平——上声合并类，古次浊入声字部分并入去声。

并且根据入声例字“急”在 Praat 中的基频曲线、时长及韵尾结构(见图 3)，发现这些古入声字在时长、调性轮廓以及韵尾收尾方式上均未表现出典型的入声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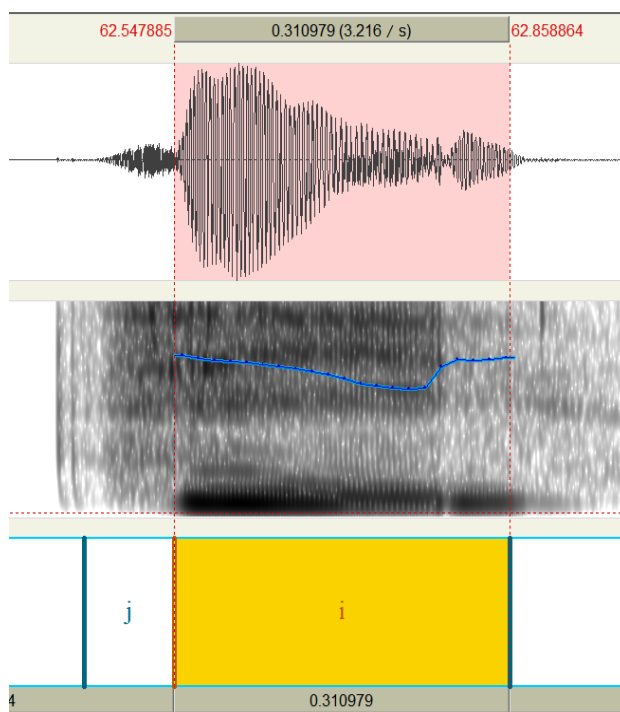


Figure 3. Praat spectrogram of the entering tone character “Ji”
图 3. 入声字“急”在 Ptaat 中的语图

入声字“急”的韵母时长为 0.310979 秒(310 ms)，与方言中其他非入声调类平均时长(如阴平上 259 ms、阳平 201 ms、去声 404 ms)相比，并未表现出系统性缩短。相对时长(入声字时长/所有单字调平均时长)为 1.104，大于 1.0，不具有“短促”特性；并且“急”的曲线先轻微下降后上升，与去声 212 的轮廓高度相似；此外，入声例字的元音段结束后未发现典型的喉塞尾([ʔ])或任何塞音尾(-p/-t/-k)的声学表征[9]；元音共振峰自然衰减，波形呈周期性振动直至消失，没有出现不规则脉冲或突然中断，这说明入声字的“闭塞收尾”已经完全丢失。

因此，在本次调查的入声实验例字中，入声字已不再构成独立的调类，而是分别进入其他调类系统之中，并且入声字在时域长度、调型轮廓及收尾方式上均未显示出明显的短促闭塞特征，也未发现典型

的喉塞尾或塞音尾残留[10]。南和方言现阶段已不具备可与阴平、阳平、去声相对立的独立入声系统，入声在南和方言中已经消失，无任何残留形式。

综合两位发音人的实验结果，南和方言的单字调系统可概括为三种调类：阴平与上声合并为 33/44，阳平为 41/51，去声为 212/323，入声消失且无韵尾残留。与《南和方言志》所记载的五调系统相比，南和方言现阶段的单字调系统已发生明显简化，声调数量减少，调类合并和入声消失共同构成其最显著的变化。

4. 讨论

本研究结合传统田野调查与实验语音学方法，基于两位老年发音人的录音材料和实验语音分析，对南和方言的单字调声调系统进行了描写。调查发现，南和方言已形成稳定的三调类系统：阴平与上声调类合并，呈现为中平调(男性调值为 33，女性调值为 44)；阳平为降调(男性调值为 41，女性调值为 51)；去声为曲折调(男性调值为 212，女性为 323)；与此同时，入声在南和方言中已经消失，无喉塞尾或塞音尾等残留形式。

上述实验结果直接回应了引言中提出的南和方言归属争议问题。根据晋语与冀鲁官话的分区标准：保留独立入声调类及喉塞尾(-ʔ)是晋语区别于官话的核心特征。南和方言的古入声字已完全并入舒声三调，且经声学分析未发现任何喉塞尾或塞音尾残留，这表明南和方言已不具备晋语的典型特征。相反，其入声归派模式(全浊入归阳平、清入归阴平/上声、次浊入部分归去声)与冀鲁官话的典型特征高度吻合，进一步为长期存在的方言归属争议提供了关键实验依据。据此，本研究认为，南和方言应划归冀鲁官话邢衡小片，而非晋语邯新片。这一结论为长期存在的南和方言归属争议提供了关键的实验语音学证据。

与其他三调类方言的比较也进一步凸显了南和方言的类型学价值。河北省内已发现的三调系统多为“阳平上合并型”，例如沧惠片方言中阳平与上声合并，与阴平、去声共同构成三调系统。相比之下，南和方言属于“阴平上合并型”，这类调类系统在河北境内较为罕见，反而与河南澠池一带的阴平-上声合并型三调方言更为接近。这表明，位于晋语邯新片与冀鲁官话交界地带的南和方言，其调类合并以及入声消失，并非简单延续单一方言系统的内部规律，而是可能受到历史层次、区域接触和语音演变共同作用的影响。

综上，南和方言声调的调类合并以及入声消失，不仅为河北三调类方言的研究补充了重要材料，也为探讨晋语与冀鲁官话过渡地带的声调演化提供了新的例证，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冀鲁官话与晋语过渡地带的方言演变研究。

参考文献

- [1] 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修订本)[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5.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语言地图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 [3] 桑宇红,张香爱.河北沧惠片“阳平上”三调类方言的单字调与连调[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2023,46(3):126-134.
- [4] 杨一明,任书香.《南和县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6.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调查字表(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 [6] 陈玉东,吕士楠.从五度标调法到五度值的准确推算[J].中国语音学报,2017(1):25-32.
- [7] 石锋.语音格局——语音学与音系学的交汇点[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96.
- [8] 张丽.河北南和方言音变调查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保定:河北大学,2011.
- [9] 郑莉.河北中南部方言声调问题研究[D]:[博士学位论文].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4.
- [10] 王志勇.河北中南部方言变音研究[D]:[博士学位论文].保定:河北大学,2019.